

元旦这天,旧的台历翻到了尽头。当我将厚厚的2015年台历从桌子上轻轻撤下,换上崭新的2016年台历时,我的心里真是百味俱满。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年的时光就在我这一撤一换之中流走了,这能不让我惊悚么?

去旧迎新,我突然想,不能用那个简单且毫无情感的“取”或“换”字来描述我这个动作,得用一个最能表达我恭敬虔诚心情的词来形容我对时光暗换的惋惜与留恋。没有什么比时间更为宝贵的东西了。小小的台历伴了我一年,日日与我相对,它应该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又怎么能不对它抱以应有的尊重甚至敬畏呢?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请”字。

在我老家,年底祭祖,那叫“请祖宗”。除夕晚上有的家庭在吃年夜饭前要放鞭炮,旨在让福祿寿诸神进来,那叫“请神”。一个“请”字,充分表达了人们

请台历

周二中

对祖宗对神灵的崇敬与膜拜之情。今天,对我面前的这两本新旧台历,一迎来,一送走,我之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信息化时代,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可不是难事,掏出手机,上面就有显示。但我还是喜欢在桌上放一本台历,一方面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也不想

改。另一方面,每天早晨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将昨天的一页翻过去,自己面对的是新的一天。现在想想,每次我都是毕恭毕敬地站着翻开台历的,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仪式,像小学生面对徐徐升起的国旗,像军人听到了集结号。对每一个逝去的日子,我都心怀感恩,因为它让我的人生又有了一点收获;对每一个到来的日子,我都满怀憧憬,我都会认真地对待这迎面而来的时光,不容怠慢。

旧的台历,上面留着我全年的记忆。我喜欢在事情遗忘手记个事情,写个电话号码什么的。回头再翻翻,件件事情都清晰如昨。但我知道,当我将这本旧台历同旧报纸杂志一起送走的时候,旧的一年也许就此关上闸门。

天时人事日相催,新台历如新人登场,我欢迎它的到来。新的一年活蹦乱跳,一派生机。“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其实,人虽如昨,但又哪里是旧人呢?我理当要以新人的姿态进入新年才对。

将旧的送走,将新的请进来,时序转移,时光匆匆,不变的,该是对生活对人生的那份爱 and 热情。



蜜甜的乡愁

甜莲子

过年了
吃一碗甜甜蜜蜜的黑洋酥汤圆
每一粒汤圆里
是我连绵不绝的乡愁
一包包沉向勾黏糊糊的游子的眼泪

十字路口。

一位高大的红衣女士本来便很醒目,还大声叫着“红灯,红灯”,一边用力扯着绳子把想要冲下人行道的小狗拉回来,就更加引人注意。

那小狗似乎不很听话,还硬要往人行道下冲,她也只好不断地叫着“红灯”、用力扯着绳子。她大,狗小,绳子又结实,能够控制。

我问:“小狗看得懂红灯吗?”她说:“看不懂,但听得懂我的话,我要它懂得不能闯红灯。”说着蹲下,把小狗换到身边,摸着它的头:“看见红灯,不能过马路,闯红灯是要出事的呀。”

今年猴票要火,因为1980年的猴票已创造了集邮界的神话,8分钱的猴票竟涨了十几万倍!那只猴是现已92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黄永玉老先生画的。事隔36年,黄老又捉刀画下了2016年的猴票。

邮局门口排队的邮迷队伍比往年都长两三倍,用疯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12月25日就有邮迷在大华邮局的门口排队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搬来椅子凳子代替人占位子,用铁链锁按顺序连成一条长龙,每天守在那里。我问了最前面的一位阿姨,她和老公轮流接班,每天6点就来,晚上10点“下班”,一直守了十天,跨越两个年头。2016年元月4日晚上他们彻夜未眠,等待发售日(每年1月5日)的到来。

与他们同样一夜未眠的还有邮局的工作人员。为了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发售,宝山区分公司也派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猴票发售亲历记

吕爱军

相关人员来助阵。邮局领导早早安排联系了当地派出所和治安人员,确保发售现场秩序安全。

晚上,工作人员把要发售的邮品,整理归类排列好。0点,从区分公司取邮票的车回来了,大家一起把邮票清点、分类、裁剪,然后方始在沙发上休息。此时,外面大雨哗哗,狂风呼啸。支局领导请外面的邮迷们到邮局避风雨,并开了空调准备了开水。

凌晨5点,准备工作开始。外面还是漆黑一片,警察和治安人员陆续到场。工作人员在邮局门外空地上支起了两顶帐篷,里面摆了两张台子,连接上电灯,供邮迷盖生肖戳。长廊里摆上了一列长长的隔离栏,队伍一直排到拐弯的通道里,足有100多米,两三百人。6点钟开始发号牌,人群骚动起来。“排好队,一个挨一个。”在工作人员的督促下,邮迷一个接一个,排成了一条瘦龙,队伍更长了。发号牌分四次发,前5名有大版票,接下来的10名有小版票,再接下来的60名有小本票,后面的能购得四方联和其他邮品。中间有人插队,被邮迷挤出队伍外,引起了一阵争吵。

6点30分,营业大厅准时开门。门口有保安和工作人员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按号进入。三个柜台销售,一拨进来三十人。等所有的人购好邮票,出了大厅,再放第二拨进来。一切进行得有有条不紊。然而到了最后,还是引发了一阵骚乱。接近尾声的时候,后面的邮迷怕买不到邮票,就挤了上来,大有冲进大厅的势头。邮局工作人员和保安赶紧从里面把大门紧紧抵住,但大门已经

我是多么幸运。

和北方雾淞局宏大写的意不同,莫干山的雾淞是小尺幅,美轮美奂的工笔。抬腿走上四五十分钟,我就是画中人。

天晴得很微弱,像被久晒的蓝棉布,有些灰暗,空气冷而清冽。树木都白了,如临冰壶瑶界。幽深的松柏,如蓬松的棉花糖;吐蕊的腊梅,穿上了晶莹的外衣;狗尾巴草一改枯悴,变得又白又胖;最好看的是尽了叶的杉和枫,骨骼清奇,水晶冠冕,丰神绝世。不独是我们来赏这雾淞奇景。有两位姑娘在前面盘桓,艳丽的衣着

王征宇

“梦送”雾淞

王征宇

灯意识教诲,培养学生;如果她是领导,一定会按照红灯意识要求,考查部属……如果大家都像红衣女士一样,红灯意识会由之走向社会普及。

红灯意识的社会普及,或许可以起到铲除腐败的作用——因为,反过来说:如果众目睽睽之下可以闯红灯,相对隐蔽、难以一眼看穿的腐败,那些既有话语权又有控制权的人们实行起来,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吧?

扯远了,打住!



何谓大脚骨症

刘杰

前几天,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性来医院求助。她曾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旋转了20多年。她患了拇外翻,也称大脚骨症,严重影响到她的出行,让她十分痛苦。

大脚骨症是芭蕾舞演员的职业病。但现在,女青年患大脚骨症者日益增多,究其原因,是鞋跟越穿越高。长时间穿着高跟鞋,等于是一名业余芭蕾舞演员。穿高跟鞋使得人的身体重心长时间倾向于足部的前半部分,大拇指长期负重,迫使足部强行顶在一个区域里,脚趾处于不正常状态。久而久之,韧带、关节囊等组织平衡破坏,逐渐形成大脚骨畸形,导致双脚的拇指都外翻。外翻的足拇指与第二趾挤压,甚至重叠。此外,遗传因素、扁平足及长期穿尖头鞋等,都有可能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

大脚骨症虽然不会危及性命,但如果